

◆流年碎影

潜山蕴玉看故居

石英

说起来已是十好几年前的事了。在中国散文学会兼职,当时还很年轻的徐迅同志带领我和北京的几位文友去他的老家潜山和安庆参观访问。因主要日程安排在安庆市,在潜山只待了一天一夜。那次因为时间短,没有来得及去潜山境内的天柱山(稍后两年,我与老伴来安徽旅游终于登上了天柱山)。在潜山,主要是参观了与文学艺术关系紧密的程长庚和张恨水故居。

也巧了,我自幼爱好京剧,虽老家在胶东半岛,但对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并不陌生,自孩童时期便从大人那里得知京剧鼻祖程长庚老先生的大名。他不仅是徽班进京的代表人物,而且进京后一直主持三庆班,担任三庆班主,平生对京剧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张恨水,同样自我少年时期就知其是中国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家。即使在我的老家农村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啼笑因缘》我在十岁上小学三年级时就从大同学那里借阅了。当时虽对书里描写的生活有些不大懂,但却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鲜感。至于那些恋爱生活的描写,当时也就是糊里糊涂地囫圇吞枣罢了,不仅如此,十二岁上,我还在九里镇集市上买了一本《啼笑因缘》残卷,作为我自命的“私人小图书馆”的藏书哩。

◆安庆传说

在参观程、张的故居时,我看得都很仔细。有时表面上不起眼的一件展品,也能引起我许多联想,由此及彼,沉入思考。譬如程长庚,他历来不拘泥,不保守,善于汲取融合,发展创新,他在潜山老家时,即已注意将徽调、汉调、昆曲的长处巧妙地加以融合,丰富,提炼,升华,这才能卓成大家。又如张恨水,当年在他的身前身后,还有不少“玩”言情小说的“写手”,但他坚持自己基本的格调和风格,不使其滑向流俗,既有相当可观的作品数量,又尽量保持乃至提高应有的水平,所以才形成并稳居那个时代一个方面的翘楚,获得了如我上述不仅在都市即便在乡村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一点是很值得后世有志于文学创作者认真思考的。

我也记得那次当天晚上,当地文化单位与来自北京和外地的文友,饭后举行了一个活泼有趣的联欢会,在表演节目的同时又有自由交谈,规模虽然不大却很有质量。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皖籍诗词、书法家也是有造诣的票友先生(梁东——编者注),在大家热烈欢迎下唱了一曲《林冲夜奔》中“风雪山神庙”的经典唱段,甚得京剧名家李少春先生的韵致,博得座间听者的真诚赞赏。由于文友徐迅知道我业余也喜欢唱两口,他提议为大家助兴。在盛情激发之下,我也不便执意推却。

不过平时我宗的是旦角行当,自思在老生泰斗的家乡,还是唱一段老生声腔比较对口,于是便自打鸭子上架唱了一段《空城记》中那段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自知唱得不够规范,却也聊以自慰。因此,我想程先生当年一定会常唱这段老生的“看家戏”,今天作为后生唱此,对前辈先生也是一次由衷的纪念。在联欢会空间的闲聊中,来自北京的一位文友对大家说我又出了新书,当即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有不止一位年轻业余作者毫不客气向我要书。我来时只带了两本长篇小说,一本是前几年出的《爱城》,另一本确是刚刚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人性磁场》,两本书虽非专门“言情”的,却也涉及到人性的爱与憎、情感与人性善恶之间错综微妙的关系,最后我只能特送两本拙著赠予最热切索要的两位。

但我唱过又赠书之后,不禁又想到一个自感欠妥的问题,便对身边的徐迅说了。我的意思是,在京剧鼻祖程长庚的故乡唱戏献丑,在小说名家张恨水的故居贸然赠书,这正如俗话说的“在圣人面前卖字”“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但徐迅却很正经地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任何时代都有任何时代的浪花,时光往前走,人们都要往前走。不是不自量力,而是后继有人啊。

王小六打豆腐

查名板

怀宁县月山镇大桥头村西边一户人家姓王,叫晓陆,从小受过文化教育,人也比较聪明,但是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爱干活,喜爱赌博。本来殷实的家庭,由于晓陆不能勤俭持家,既懒且赌,结婚后,家庭生活便一天天拮据起来。

1919年腊月底,老历年即将来临。腊月二十八那天,一贯勤劳的妻子丁氏,将纺好的十几坨棉纱和几双儿童过年穿的老虎鞋交给他,让他早上去大桥头小镇卖掉,再买些黄豆回来打年豆腐。晓陆带了这些东西来到大桥头西边高地,吆喝着出售。这时街头传来推牌九的嘈杂声。他卖掉棉纱和鞋后,没有去买黄豆,而是跑到街头去看推牌九。站在牌九桌旁,他手痒痒的,早把妻子“千万不要在街上赌博”的叮嘱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忍不住也赌了起来,结果将卖棉纱和布鞋得来的钱输个精光。时近中午要回家了,晓陆才想到今天空手回家,妻子问黄豆的事,该怎么回答呢?

他在大桥头徘徊了好一阵子,思忖着,不知道如何是好!

后来忽生一计,用家中装棉纱的袋子将大桥头河里的砂子装了三十多斤背在背上,沉甸甸的,向家中走去,一到家,就将“黄豆”放在大门外,自个儿便回到室内休息去了。

他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去厨房看妻子做饭,妻子看到他回来了,便问:“黄豆呢?”他说:“黄豆放在大门口。我背回来实在太累了。”丁氏说:“你累了,休息吧!我去拿。”妻子走出大门,打开布袋,一看是一袋黄沙。王晓陆假装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肯定是有人掉包了。我买回来的是黄豆呀!”

丁氏道:“哪里是掉包?这明明是家中的袋子,上面还有一个补丁,我认得。”丁氏大声骂道:“只知道贪吃贪玩,好赌博,你这叫我怎么办啊?!”丁氏越想越气,扭住晓陆的耳朵,在室内旋转几转,又在晓陆的身上狠狠捶了几捶,骂晓陆不该赌博,要他认错。晓陆自知理亏,又心念着丁氏平时对自己好,又敬重婆婆父母,不但口头上赔礼道歉,还用文字立据:保证今后不再赌博。

此事后来被王晓陆的岳父丁国栋知道了,他也狠狠地批评了晓陆。

一次,王晓陆岳父与当地艺人丁老六在一起喝酒,谈起这件搞笑的事。丁老六沉思后说道,国栋仁兄,这事可以上戏呢!故事精彩,有趣,逗人笑,我正愁着找不到好题材,这下可好,我有戏了,我真的要感谢你家晓陆呢!

当日丁老六就将剧本写好,名字就叫《王晓陆打豆腐》拿给当地文化人看,都说内容接地气,富有生活气息。修改几次后,立即排练上演。1920年正月元宵节那天,在大桥头广场上首次演出,群众闻讯,很多人前来观看,果然一炮走红,赢得掌声阵阵。以后每次演出,打采的人都很多,这出戏现在已经成为安庆地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种。

剧本原名《王晓陆打豆腐》,因为剧本中的王晓陆一懒、二馋、三赌,在群众中名声不好,王晓陆家中人感到耻辱,后来根据他们夫妇的要求将剧本上的“王晓陆”改成“王小六”,现在人便都叫《王小六打豆腐》了。



漫画 解欣欣 作

◆安庆传说

稻草人的威力

黄骏骑

清末民初,潜山黄铺陈桥村有位黄梅戏老艺人,叫许文和,足智多谋,性情耿直,好打抱不平。

村子里有一个姓陈的大财主,为人吝啬,视钱如命。他家雇有一个姓袁的长工,对他的每年的工钱,总是拖欠耍赖。袁长工没有法子,只能忍气吞声。

俗话说,长工短工,二十四满工。有一年腊月二十四,按规矩东家要付清工钱,让长工回家过年。可陈财主却丝毫没有结算工钱的意思。许文和得知这一情况,十分气愤,暗地里打定主意,要收拾收拾这老吝啬鬼。

他悄悄做好准备。吃过晚饭,外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许文和急急忙忙跑到陈财主家,装作惊恐的样子对财主说:“陈老先生,大事不好,有具死尸倒在你家的大田后边。我刚路过那里,亲眼看见的。”财主一听,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许文和猜透了财主胆子小,说:“不信,我陪你老人家去看看。”财主让袁长工搀扶着,走在许的身后。走到田边,正是夜色朦胧,财主远远望见真的有具“尸体”横卧田沟里,顿时魂不附体,浑身直打哆嗦。他转身拉着许文和往家里跑。

到了家,财主惊魂未定,向许作揖打拱,乞求道:“许大哥,你为人仗义,乐于助人,点子又多,请你快给我拿个主意,这大过年的,我姓陈的决不会亏待你。”老许见此情景,心里暗自发笑,表面上却装着非常为难的样子。一会儿,他神秘兮兮地对陈财主说:“我倒有一个主意,不妨叫袁长工在死尸上绑一块大石头,一同扔到对面的朱家大塘中间,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日后塘干骨现,人们会认为是投水自杀的,或者是晚上失足掉到池塘里。时间长了,谁也搞不清。这不就免除了眼前的灾祸么?”财主一听很高兴,觉得是个法子,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许文和又说:“不过,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财主心领神会,尽管舍不得,还是慢吞吞地命管家打开箱子,拿出50元大洋,交给他。“许大哥,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许文和出了门,便和在外等候多时的袁长工一起,趁夜色将田里的稻草人扛回家,一把火烧了。灯光下,老许将50元大洋一一清点交给袁长工。袁长工喜出望外,笑嘻嘻地说:“许大哥,你真了不起,陈财主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斗不过你啊!”许文和一本正经地说:“我算什么,还不是稻草人的威力大!”